



人生憑闖處 童心

動臥往事

剛剛交了訂金給旅行社，為暑期去上海參訪的40名學生購買國泰航空的機票，就看見電視報紙網絡鋪天蓋地的「動臥」新聞——西九龍到京滬兩地有了夕發朝至的火車班次！而且幾百塊的價格，着實有競爭力。

話說回來，我對火車臥鋪的鍾情，卻不是因為價格，也不是因為它的舒適。

話說回來，我對火車臥鋪的鍾情，卻不是因為價格，也不是因為它的舒適。20多年前，我還是個大學生，有過一次從北京到上海搭乘「動臥」的經歷。

第二天一早，車到站，小女孩的媽媽、一位在上海陸家嘴金融中心工作的「姐姐」，叮囑我：「找工作，要沉得住氣，你有潛力，加油！」

動臥的人情味，是飛機給不了的。那是一個未知的「世界」，一段探知「大千世界」、豐富人生的旅程。



心窗常開 潘金英

六月包糉 聯袂孝親

6月，迎來糉子飄香的端陽節。

也迎接五月初五老母親的壽辰，我和明珠一人計短，二人計長，喜愛聯袂出好主意，姐妹成雙，心意雙向，共策獻計，聯手合力給母親賀節又賀壽，心想事成亮麗幸福日子，情通美食感孝意，決定兩代共包糉，借可愛糉子包裹我倆對老媽子溫暖的孝心。

以往，都是侄女阿秀來協助，今年開關，她難得返故鄉老家過節，會逗留多月哩。

給糉耐火時間長，大家享用時，又可知製糉人在熱廚的辛勞？身水身汗為何？外賣簡單得多！

但知我媽者，唯有英明妹妹已屆86歲高齡耆耆的母親，仍要親力親為包糉，皆因情似如初，她熟知已經在天堂的丈夫，最愛吃她親手炮製的鹹肉糉！

但今年沒了親侄女來協助，怎麼是好？

她因欠助手發愁了。「右問題，我們助你一臂之力，聯袂出動，如虎添翼。」老媽展笑容了！有雙好女兒，夫復何求？

選料，備糉子葉，一一備好新鮮食材，全部做妥，伴着媽，首先我倆學屈摺糉葉成尖角形，安全即放些糯米、綠豆、鹹蛋黃及瑤柱絲、蝦乾，包好扎實；太豐富惹味了，燴鍋中空氣中流動荷葉糉子飄香，那香味源自潘氏自家美食，在憶記中無法忘記，深印心版及舌尖上了，個個吃過番尋味，詠讚及傳遞開去……

媽媽糉有媽媽心，代代引領我們超越地域、時空，自家秘方祖傳，永恒美食盡在不言中，愈吃愈滋味！

聯袂包糉表孝敬，是心意相通，是感恩路上務實的孝心。

姐妹聯袂攜手，以同一顆對父母的孝心，情意互動，手把手衣袖相聯，共學包糉賀母壽，兼祭父，精神心靈上有良伴；因為愛，所以肯學，對身邊人想時刻照顧好，心有靈犀多幸福！

感謝姐妹聯袂，於是老媽老宅，滿室笑語，糉香流動，母親今年過節格外感動又醒目，祝福她精神飽滿餐餐足。

人生苦樂相隨不怕，怎樣說都有好兒女。感恩親情，聯袂互慰，從容快樂！



琴台客聚 潘國森

不宜妄自菲薄

三國時期名相諸葛亮《出師表》有云：「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妄自菲薄譯成現代漢語就是「不要胡亂地輕視自己」。

近來香港社會瀰漫着一股「自我唱衰」的風氣，這與外在力量長期刻意貶低香港的成就有著密不可分關係的「唱衰」還可以追溯到回歸前的「過渡期」，即是由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發布起到1997年中國收回主權，親歷「過渡期」的老香港仍是記憶猶新。

西方宣傳（Propaganda）機器交替使用「中國崩潰論」（China Collapse Theory）和「中國威脅論」（China Threat Theory）這兩種矛盾排斥的假說攻擊中國。中國已邁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步伐，不會「崩潰」；又積極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和實踐，惠澤寰宇，絕無威脅外國之意。只是無可避免地觸碰到西方列強享受了多個世紀宰割世界的風光和利益而已。

畫家沈平的蛻變

琴油乾坤 余似心

香港著名畫家沈平老師最近展出多幅大作備受關注，他近年因身體抱恙，休息了一段時間。下筆如神的右手不靈活了，這對於一位天天畫筆不離手的畫家來說實在是極大打擊。

雖然無法教學，但沈老師還經常透過錄音在社交媒體中教導和鼓勵學生。最近他以自己一幅畫來說創作之道，我想無論學畫或做人都能從中受益不淺，經他同意，引述當中重點和大家分享。

他引述作品《華燈初上》時說：「這原是一張我在中環拍攝的照片，時值日間。下筆前想勾一些線，但忽然想用一種新的方法，嘗試以連環圖的構圖將之放大加色。」



畫家沈平的作品《華燈初上》。

氣氛，這反顯出色彩更豐富。繪畫誘人之處，便是畫家有很大的自由度可隨意表達。我又自行加了一些人物和倒影。談到倒影，那天並無下雨，但為了表達光的反映，所以也不去理會天氣，就把倒影和黃光添上，製造出一種光怪陸離、燈紅酒綠的現象。」

「原景物是平凡的，但在個人的想像下隨心所欲，聯想出複雜的畫面，因應內心生成屬個人的藝術品。抱着這心態就可任意發揮，不受局限和束縛，創意無限！」

小理有個插畫家朋友，靠畫貓狗狗狗成名，心裏最愛的卻是鯨魚。他總說，鯨魚和別的動物不一樣。

仔細想想，這話確也沒錯，別的動物不管美醜萌兇，體量環境所限，大都逃不過個世俗凡塵、人間煙火；而唯有鯨魚，作為地球上最龐大的動物，卻深藏在更浩瀚的海洋，偶爾浮現，神秘浪漫，「鯨落」之時，萬物相生。觀一鯨可見天地廣闊，生命壯美，道法自然。它與世俗凡塵無關，它自帶哲學屬性。

然而就是這麼特別的動物，卻常年因為人類而面臨絕境。差不多十年前，小理曾寫過《無法落下的鯨魚》，其時一頭誤入香港近海的小布氏鯨因人類圍觀而死亡。而最近的研究和報道都顯示，鯨魚們的處境愈來愈糟糕。

就像「黑暗森林」理論，鯨魚最早的厄運來自於瀾漫同族。這些不小心葬身陸地的鯨魚，無異於讓沿海居民發現了金山：脂、肉、油、蠟、骨、鬚，全身都是寶，尤其是鯨魚骨和鬚，被做成了胸衣和裙撐，得到了上流社會太太小姐們的追捧。1710年左右，人類將有關鯨魚的貪心產業化，商業捕鯨隊日益壯大。而這一濫捕，就是200年。

更麻煩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商業濫捕雖有所收斂，但科技發展下，此時的大海已經非常繁忙，鯨魚遭受現代航運業的傷害愈漸甚。舉個例子，可能有些人知道鯨魚會「唱歌」，而牠們

唱歌是為了交流、導航和求偶。但隨着人類航運業愈發發達，海面上船隻愈來愈多，愈來愈吵，很多鯨魚已經聽不到彼此的聲音了。有海洋學家明確指出，鯨魚們的確受到航運業更響亮噪聲的影響，從而大大降低了溝通能力，特別是求偶的能力。而當大型鯨魚們浮上海面獲取氧氣時，很有可能與大型集裝箱運輸船相撞。再加上人類行動導致的氣候變化，鯨魚面臨的生存環境難上加難。

科學家們最近正在重新估算各種鯨魚的剩餘數量，結果相當令人擔憂。比如藍鯨，牠們是地球上有史以來最大的生物，體重可達180噸，數百年來一直是商業捕撈行業的重點獵取目標。據估計，目前藍鯨僅剩1.5萬頭。而印象中常見的座頭鯨，只剩約2.1萬頭；灰鯨，1.45萬頭。還有「露背鯨」，屬於鬚鯨的一種，行動遲緩，體內有大量鯨油，被殺死後會浮在水面上，更便於打撈，因此被捕鯨者視為最佳獵殺目標，是瀕危重災區。到19世紀20世紀初時，捕鯨活動幾乎讓露背鯨滅族，甚至捕鯨船仍在偷獵。據一些海洋科學家們推算，如今在北太平洋大約只有31頭露背鯨，其中雌性只有10頭。

在關於鯨魚諸多的美妙故事裏，有一個著名的「52赫茲鯨魚」，牠因為唱出的歌聲遠高於尋常頻率而無法被其它鯨魚聽到，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孤獨的鯨魚」。而其實，在做慢的人類耳中，又有哪一個物種的哭聲不是52赫茲呢？

端午，想念父親



鍾倩

杏兒黃了。麥子熟了。端午到了。空氣中縈繞着聒噪而滾燙的氣息，泛着淡淡的麥香，經過烈日的烘烤，好像一碰就能點着，發出畢畢剝剝的聲音。城裏的街上，擺攤的明顯少了，「回老家過麥去」，成為每年端午前後的返鄉大戲。

按說，這個時候我不該想起你。但是，我在擁擠的人群中發現了你——半個父親。嘴角歪斜、發音不清、有條腿不聽使喚，中風的父親就是半個父親。究竟是一場怎樣詭異的命運籠捲風，衝撞、剝劫、狂嘯，最後加速抵達中年男人的體內，讓他束手就擒，瞬間倒下，帶動一個家庭的坍塌。被苦難選中的男人可以倒下，但做了父親就不能失去了這個資格。

重新站立行走，馱着生計，馱着一家老小的希冀，馱着整個家庭的門面。重新站起來，是最後的賭注與自己。躲閃的眼神，暴躁的脾氣，趨避的腳步，支吾不清的話語，如廁解不開的腰帶，當精神失去了重心，卻依然纏繫着那兩個被世俗玷污了的字眼：尊嚴。這樣說來，父親不僅是稱呼，也是與生命牽繫緊密的精神之源。你離開後，我才體會到了做父親的艱難與偉大。

還有20天，你離開我們就4周年了。我一直很納悶，端午這天出生的人，是不是生命裏都殘存着一種悲愴感？屈原懷石投江，那義無反顧的縱身一躍，在滔滔河水中激盪起的白色

浪花，依然潮濕如昨，拍打着堤岸。他用死亡戰勝死亡，獨獨把清醒留在人世間，他死在欽定的榮光裏。後來，我發現，在端午過生日的人不在少數，他們那一代人的生日，很多都帶着時代的烙印。出於好記，作為紀念，我不知道有多少養父母是這樣做的，但我深諳，只要活着，日日是好日。對我而言，你的端午，卻是我的深淵。依稀記得最後一個端午，逢高溫天，你輾轉反側，但那天吃了一盒韭菜肉的水餃，母親餵你吃，你嫌她太慢，就這樣邊吵邊吃，吃完了，你笑了，像個孩子那樣滿足。

那一年閏4月，過完端午的第5天，你就不打招呼地離開了。很久以來，我對這件事耿耿於懷，我懷疑死神蓄謀已久，悄悄潛入夢裏，趁你不注意，披着閃電，快速劫。我開始思考死亡，它就像一位不速之客，早晚都會光顧一次。你的離開，讓我認清生命本來的樣子。心頭載着重物，記憶之井沉沒，伴隨時間推移，又浮了上來，原本模糊的事物得以看得清晰。這種感受與美國詩人艾米莉狄金森如出一轍，父親逝世3周年紀念日時，她寫道：「當從父親過世之後，所有神聖的事都放大了。它一度模糊，難以索解。幾歲大的時候，我被帶到一個葬禮上，如今我知道那特別的痛苦了，牧師問：主的手臂縮短了不能拯救嗎？」後

來，她把這種「持久而深刻的悲傷」寫進詩裏，「我能超過悲傷，一個個滿滿的池塘，對此我已習慣……」已經習慣的不是悲傷，而是勇敢地推開那扇門，看到生與死的一體。

4年來，這是第一次夢到你，你讓等待了太久，以至於我有些生氣。你依然每天看書、讀報，寫流水帳，你的「瘦金體」剛勁有力，以至於有人以為是字帖。每當讀到我的文章，你閉口不談，事後又讚不絕口，還說別讓我聽見。你愛管閒事的毛病依然不改，很快就出了名，大家都知道你的直性子。你把花草草照顧得很好，兩隻獅子狗也跟你做伴，不再亂跑。但是，你依然孤獨，正如我的孤獨，不可言說的孤獨，就是與生俱來的隱疾，就是人世間的門門——當我眺望的時候，就是打開的時候。不知何時起，我喜歡上了夏夜的星空。地上有多少眷戀，天上就有多少星星。低頭做人，抬頭做事，說實話，我做不到你的完美，只能朝着你的目標努力。

我頓悟：或許，這個世界上所有的離別都是換種方式重逢，提醒人類放下執念，懂得感恩。因此，端午這天，我們一家三口又圍坐一起，你擀皮子，又圓又好，母親埋頭包，韭菜肉餡的，一個肉丸。待餃子煮熟出鍋，你嘻嘻哈哈吃着，手裏捏着瓣紅皮的新蒜，邊吃邊說「趁熱吃，別凉了」……



信而有征 劉征

芬芳的山谷

很久沒有聽到一首歌的第一句就被吸引了。昨晚在看一個記錄片的時候，忽然聽到了兩句歌詞：「我是隻失去山谷的小鷹，迷失在茫茫的人海」，我就立刻愛上了這首歌。

那感覺很奇怪，就好像你聽到的每一個音符都掙扎在即將走調的邊緣，又輕輕被歌者渾厚的男中音給拉了回來，於是形成了一種不穩定的延綿之感。再加上影片當中的男主人公正驅車行駛在山雨空濛的環山公路上，周圍霧氣森森，配上這兩句歌詞，歸家的召喚一下子就進入了每一個深夜孤獨的靈魂。

我後來冷靜下來，專門去查這是什麼歌，發現這兩句歌詞出自於台灣民謠之父胡德夫先生的《芬芳的山谷》。據他自己說，這是他寫給媽媽的歌。幾乎每一句話都訴說着遊子對於故鄉無盡的愛。和李宗盛的《山丘》比起來，兩首歌都有一種歷盡滄桑的味道，歌詞是參悟過人生的。歌者也好，音樂也罷，也都是老者的形象。這老者說着些老生常談，可是卻又有種莫名的吸引力。似乎你在聽他說的時候，就

不得不相信這些都是他親身經歷過的。他的語調、他的停頓處、他的神情，無一不透露出一種不可抑的悲傷，這情感如此真實，聽者都動容了。這時，我忽然就想到了《貓》中的《Memory》，那個場景是一隻老貓忽然出現在歡快的夜晚，在一群朝氣蓬勃的年輕貓當中拖動着疲憊的身軀，吟唱着她的記憶。那些年輕的貓就圍坐在她的周圍，發現她「好像」也曾經年輕過。是啊，這青春都是「好像」的，在變成記憶之後，它都有些不那麼真切了。

這首《芬芳的山谷》就混雜着這樣的懷舊、思鄉和不忍追憶的感覺，迎面而來。不過，它又完全不同於普通的懷舊歌曲，它的辨識度在於胡德夫混雜了兩種音樂風格，民謠和爵士。在前者，胡德夫採用台灣原住民特有的吟唱風，在緩緩的哼唱當中，抒情把你帶往那個叫做大麻里溪谷深處的地方，被大武山懷抱着的山谷。他所採用的藍調卻是西方式的，散落在每一句的各個部分，充當音樂的旋律，隱約控制着節奏。到了高潮部分，還會出現兩句十分藍調的句子。這兩種風格就這樣並列存

在於這首歌，甚至於，這已經成了胡德夫所有音樂的共同特徵。

在你聽他這首歌的時候，一會兒，你好像看到了羅大佑的《童年》、齊豫的《橄欖樹》，濃郁的樹木被風搖動着，從森林延伸出來；一會兒，你又看到一個歌者端坐在深夜的酒吧枱上，唱着黑人才會演唱的靈歌。關鍵是，這兩種音樂風格在胡德夫這裏居然這樣和諧，互相成就對方而不互相衝突都在幫助對方，這就造就了一種別致的聽感。很少有人可以這樣雜糅兩種完全不同的屬於東西方的東西。胡德夫做到了。

我後來想想，發現這種結合之所以可以渾然天成，在於它們本身都是民族的。無論是胡德夫的吟唱，還是美國的藍調，都是懷舊式的。一個是台東人胡德夫對台東卑南族、排灣人的懷舊，一個是黑人對遠在非洲故鄉的懷舊。由情感和節奏所引發的音樂上的一致簡直不需要如何刻意的營造，在一切的民族性和一切的對於本民族的追憶當中，都是節奏和憂傷在起作用。前者帶來共鳴，後者也帶來共鳴。它們是屬於人類的。